



集一第

和平報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章之書

中華民國卅貳年九月九日
贈好消息
到南京去
鴿

收到

印編慶傳宣省東廣

目次

好消息……………(一)

白 鴿……………(一一)

到南京去……………(二〇)

好消息 (獨幕喜劇)

時間：下午七時左右。

地點：南京沈寶珊公館客廳。後面一門通樓上

及廚房。台右一門外通。除各種家具外，廳左一屏風，爲寶珊靜坐時擋風之用。桌上有電話一具，蛋糕一盒。

人物：沈寶珊 年五十餘歲，穿晚袍，執手杖；曾任外交官，信仰大亞洲主義。其夫人被英國辭兵毆傷身亡。寶珊自妻死後精神受大刺激，常在病中。

沈存真 寶珊長子，卅歲，某通訊社社長。飽學，沈着。

沈二小姐 寶珊長女，存真妹，廿五歲。性溫婉。

沈三小姐 廿歲，寶珊次女，電影演員。性活潑。

賈醫師 廿七八歲，精明練達的漂亮少年。

年。

珍珠 十七八歲，伶俐，天真，沈家養女。

陳導演 四十歲，三小姐未婚夫，戴單眼鏡，長小鬍子，執手杖，喜作硬笑，行動有電影意味。

幕開 二小姐坐在沙發上，珍珠自後門上。

二小姐 珍珠，賈大夫對老爺說些什麼話？

珍珠 沒聽見。我送他上樓，倒了茶便下來。

。二小姐呀，我真怕老爺那一根手杖。

二小姐 打人也罷了。他這兩天一點東西也不肯吃。今天是他生日，賈大夫買了

蛋糕有什麼用，也不過是我們受用罷了。他總不肯吃東西的，真令我焦急。

珍珠 其實老爺的神經——老爺的病總是有點求歷的。

二小姐 珍珠，你當心。神經病的人最不喜歡人家評論他的。你當心不要給他聽見。他會打你的。

珍珠 怎麼又瘋起來打人，我可不明白。以前不過是說亂話，這幾天倒想打人，又不肯吃東西，真可怕。

二小姐 (嘆息) 你雖然來我們這兒有許多年，們一向不談老爺的病源，所以你不知道。那是因為我母親的原故。我母親是被英國醉兵打傷而死。爸爸從前當着督領事的時候和她結婚。結婚後繼續在外交界做事。到母親死的時候，已經做到外交部的一等大員了。爸

爸自母親死後，毛病便發生了。

珍珠 老爺也算病得兇了。當他每天呆坐在屏風後面的時候，那種樣子真可怕。

二小姐 可不是嗎，我們連書報也不敢給他看。大哥哥現在是一個通訊社社長了，誰知道他的父親連報紙也沒有得看，你說奇怪不奇怪。可是沒有辦法，爲的是怕他多看了又多惹起別種毛病來了。

珍珠 你看買大夫能把老爺治好嗎？

二小姐 不敢說。

珍珠 我看買大夫的相貌倒不錯。

二小姐 (裝惱) 你又不是看相的先生，爲什麼忽然間說起這樣的話？

珍珠 我還知道他還沒結婚啦！

二小姐 你這個小東西，怎麼調查得那麼清楚

？(譏誚地笑)

珍珠 是他的車夫對我說的。這一個月買大

去常來，我和他的車夫也混得很熟了。

二小姐 你也太好管人家的閒事了。

珍珠 賈大夫不是說過嗎？應該想法子令老人家快活。二小姐若是出閣，老爺當然是喜歡的。他爲着大老爺當了通訊社社長，忙着公事，沒工夫談娶親。

二小姐 你又還沒定親，三小姐去上海好幾個月了，要當電影明星。他老人家雖然有毛病，可是我知道他，有時候，心裡並不糊塗。有一天我聽見他自言自語地說：「一個糊塗孩子不想娶親。一個女兒準是要做老姑婆了。一個女兒又浪漫想做大明星！」

珍珠 別再說了，我聽了就悶，倒一杯茶給我喝吧。

（珍珠點頭倒茶）

珍珠 二小姐喝茶，我想賈大夫是很和氣

的。

二小姐 （半笑半惱）那麼把你送到他公館去好不好？

珍珠 不是說我，二小姐愛我，我才敢大膽說一句：要是有一天我看見賈大夫向你求婚，我才快樂呢。

二小姐 （上前捏珍珠的耳朵，笑着）胡說，老爺病的那麼兇，你還講這種不長進的話。我問你，求婚是怎樣求法的？

珍珠 （以右手執左手自吻左手之後以右手捫心屈膝作求婚狀）你可以和我做終身的伴侶嗎？

二小姐 （笑着，又捏住珍珠耳朵）你從那兒學了這一套？壞透了。

珍珠 （笑着）三小姐從前常常帶我去看電影，看的多啦！啊！三小姐不是說快要回來嗎？

（電話响了，珍珠接）

二小姐 誰來的電話？

珍珠 (以手掩電話講筒) 大少爺從通訊社打來的。請你聽電話。

二小姐 (接過聽筒) 你是大哥哥？我是了。

(停) 有一件很好的消息？什麼好消息？(停) 回來才講？(停) 爸爸還是不肯吃東西。(停) 賈大夫來了，又送了一盒生日蛋糕。(停) 撥了鷄湯，不知道他肯喝不。(停) 快點回來好了。(放下聽筒)

珍珠 大少爺說什麼好消息。大概是請了別一位好大夫吧？也許大少爺和女朋友

訂婚呢！

二小姐 胡說，大哥哥從來不和女朋友來往。

賈大夫是這兒南京數一數二的醫師，他很信仰賈大夫，不會再請別人的。

珍珠 那麼是什麼好消息？

二小姐 我也猜不出來，你也不必多管閒事！

還是到廚房看一看鷄湯燉好了沒有。

雖然老爺不一定肯喝，也得要好好的預備。還有一件，三小姐在上海打電報來說：是今天趕回來的，還說另外有一個人和他同來，不知道是個什麼人，老爺已經不喜歡三小姐到上海去，現在還想多帶一個人來，他豈有不氣的道理。賈大夫說：不能令他發脾氣，一回兒三小姐回來，要是我剛在樓上，你要對她說，千萬不要給老爺碰見，最好能够在旅館捱一兩天再算，老爺會打他們的。現在你還是去看看鷄湯怎樣吧。

珍珠 是。(後門下)

(賈醫師背場執小皮箱退行上，寶珊執手杖繼上，趕着賈醫師。)

寶珊 你以後不要再帶什麼藥粉，什麼針來麻煩我，還敢不敢？

賈醫師 不敢！不敢！

寶珊 我沈寶珊能說能行。你要是再帶來

（舉杖恐嚇）我可要打破你的腦袋！

賈醫師 不敢！不敢！

寶珊 不敢？我不敢打破你的腦袋？

賈醫師 我是說不敢再帶藥來。

寶珊 鈇呢？

賈醫師 也不敢帶。

二小姐 爸爸，我打發他去就是了。你上樓歇歇吧？

寶珊

我要坐在屏風後面的沙發上，看着他走。

二小姐

你放心，我打發他去。

寶珊 （癡癡地）我再看見他，就要打他。

（看見蛋糕）這是誰拿來的？

二小姐 賈大夫知道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是他送來的。

寶珊

我不要。

二小姐 珍珠！

（珍珠上）

珍珠 來了。

二小姐 快攪着老爺上樓。雞湯好了送上去。

我留在這兒打發賈大夫走。

珍珠 是。（扶寶珊）

寶珊 我不喝，我不餓，我不吃東西。

賈醫師 好好的扶老人家上樓。

寶珊 （向賈醫師）你快走，我再下來看見你，就要打你。（舉杖）

（寶珊珍珠下）

二小姐 （搖頭）這怎麼辦！你看他怎樣？

賈醫師 難說，沈小姐，我看寶珊老伯病源很

多，都是爲着你令堂被英兵打死那件

傷心的事，前幾年中日事變，和他所

信仰的大亞洲主義相反。他從前所盼

望的主義不能實現。這都是渝方的錯

誤所致。家裏又有許多問題，這樣三

湊四夾，他的病所以這樣難治。以後更要拼命的將就他，不要給他生氣，不過，若是有一件他最喜歡的事發生，他的病也許有治好的希望。你母親死的情形怎樣？我很想知道，因為無論那個醫師，對於病人一切情形都想知道清楚的。

二小姐

母親給英兵打死，死的時候，尖銳的叫了一聲，爸爸站在她身旁發怔。

賈醫師

唔，前幾天看見你母親的照片。你真像他。

二小姐

我的樣子像她。三妹妹的聲音和她却差不多。大哥哥常常說，我們姊妹兩人合起來就變成了母親。

賈醫師

你們要記得，不要給老人家再生氣，將來有一件他最喜歡的事發生，也許能令他好。

二小姐

（有意鼓勵賈醫師）他最喜歡聽的恐怕

是兒女們的婚事啦。

賈醫師

是嗎？（微笑）

二小姐

（自覺失言，故意岔開話頭）我的三妹妹快要回來了，還要帶一個人來，若是他聽見三妹妹隨便帶了一個人回來，準是會氣死的，我正愁這個。大哥哥剛才打電話來，說有好消息，不知道是什麼。他說快要回來了。

賈醫師

（誠懇地，一膝跪在沙發上）我有一件事，很久就想問你的。

二小姐

（以為賈求愛，驚喜地）什麼事？

賈醫師

（溫柔地）這件事（停）先要我們倆（「倆」字溫柔）決定，還要問問你哥哥。

二小姐

（更驚喜）先要我們倆（「倆」字比賈的响）決定，還要問哥哥的。

（三小姐領陳導演推開台右門上，賈起立，彼此畧點頭，陳導演裝模作樣

地鞠躬，三小姐擁抱二小姐。陳導演亦欲一試，二小姐以一指授陳導演握。）

三小姐 二姊姊，這位先生是誰？（語氣表示知道姐姐的心思。）

二小姐（冷冷地）這位是賈大夫，這位先生是誰？

三小姐 是我們電影公司裡的陳導演，我的未婚夫，當然是你的未婚妹夫。（向陳導演）這是二家姊姊呀。

陳導演（再鞠躬）素仰，素仰。

二小姐 你的未婚夫！你才廿歲那麼年青，他

三小姐 他那麼老，是不是？

陳導演（模倣舞台的笑）呵！呵！我叫做人老心不老，呵！呵！（賈大夫，二小姐強陪笑）

二小姐 你們都請坐。三妹妹，爸爸這幾天惱

直連東西也不肯吃，又要打人，今天賈大夫送來的生日蛋糕，他也不肯吃。賈大夫說不要再令他生氣。老人家天天罵你自由去上海，希望當大明星。你現在又多領一個人回來，他看見準是要氣壞的。

三小姐 我記得今天是他的好日子，才趕着回來看他。我們的東西還放在旅館。我在上海拍的片子都是宣傳和運的。老人家大概還沒知道。要是老人家不喜歡見我，（向陳導演）咱們倒是回上海去吧。

二小姐 你也不必這樣急，我還有話對你講。（珍珠端雞湯忽忽上）

珍珠 三小姐回來了！二小姐，老爺快來了。

二小姐（推賈醫師，三小姐，陳導演躲在屏風後，賈忘取藥箱，陳忘取手杖）快

快躲一躲，不要給他瞧見。

（寶珊提杖上）

寶珊 我恍惚聽見有好些人的聲音。賈大夫

走了吧？

二小姐 走了。

寶珊 （看見藥包）這不是賈大夫的嗎？

二小姐 是的，他忘記拿走。

寶珊 （點頭。珍珠在旁以手加額，吐了一口氣，寶珊向二小姐問）大哥哥還沒

回來？（看見陳導演的手杖）又是一根

手杖！

二小姐 賈大夫忘記拿走的。大哥哥還沒有回

來。他說有好消息對我們講呢？

寶珊 （點頭，拿手杖擊地，珍珠又吐了一口氣）有什麼好消息？

二小姐 一會兒就知道。

寶珊 你三妹妹有什麼消息。大概她也忘記

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了。哼，不要講她

，我看見她準要打她。

（二小姐和珍珠懷着鬼胎。珍珠捧湯

與寶珊。）

珍珠 老爺喝點鷄湯。

寶珊 不喝，拿開！（舉杖）

二小姐 （開蛋糕盒）吃點蛋糕。

寶珊 不吃，賈大夫天天帶藥，帶針來說給

我鎮靜神經，他當我是神經病的。恐怕他還想送我到瘋人院去。我再見他

就要打他。

二小姐 你也該吃點東西才是呀。

寶珊 我心裡不痛快。我盼望我的理想實現

。我要拿那張地圖再看看，今天早上看完之後放在屏風後面的沙發上，忘

記收起來。（起立欲至屏風後，二小

姐攔住。）

二小姐 你好好的坐，我給你拿。

（珍珠吐了一口氣，二小姐取地圖出

，寶珊接過來掛在屏風上。）

寶珊 這是菲律賓，東亞人要解放他們的。

（指地圖）這是香港，東亞人要奪回來的。（指地圖）你們說我瘋？我老實對你們說，我這個思想一點不瘋，最正確不過的。還有，這是新嘉坡，東亞人也要解放他們。（使勁地指地圖，誤指屏風布，三小姐被打中，尖銳的大叫一聲。）

寶珊

（發怔）這聲音（停，摸頭）這聲音很像你的媽媽。（向二小姐）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年她叫了一聲死了。（又細想）不！不！不！有人在屏風後面。（舉杖）有強盜，快給我趕出去，珍珠，二女兒來！

（賈醫師，三小姐，陳導演懷着鬼胎地出。）

二小姐 爸爸，別生氣。

珍珠 老爺，別生氣。

（寶珊舉杖要打三人，氣倒在地，賈醫師上前按脈嘆息，衆人無語。）

賈醫師 我早說不能給他生氣的，現在到了這個田地

二小姐 怎麼辦？

三小姐 （急的要哭）賈大夫，不要緊吧。

賈醫師 珍珠，快倒點勃蘭地酒來灌他。

（珍珠下，取酒復上。）（珍珠下時沈存真上。）

沈存真 怎麼了？

二小姐 大哥，爸爸不好了，你爲什麼那麼久才回來？

沈存真 都是爲着社裏忙着發出消息。

二小姐 有什麼好消息，說一說。

我說的好消息，就是中國和日本已經締結了中日基本關係條約了。那不能不佩服我們 汪主席的偉大精神（衆

人肅立）和日本朝野的善意。第一條的約文有幾句是：（寶珊此時開目，像是很傾聽似的。）「兩國政府爲永久維持兩國間善隣友好之關係，應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並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講求互相敦睦之手段」你看，這不是最好的消息嗎！

（寶珊慢慢起立）

寶珊

珍珠，再倒一杯酒來。我要吃蛋糕

（取蛋糕食）我要喝鷄湯（喝放在桌上的湯）我明天就要到外交部登記去，我要盡力爲國完成 國父的大亞洲主義！（衆人均喜）

賈醫師

（拍存真肩）存真先生，你這個好消息比我們的治療法還強。這好消息不特救了國，還治好了尊翁的病，寶珊老伯自國府還都以來，病狀還未完全好，這次中日訂立了基本關係條約，

陳導演

吃了一個定心丸，所以立刻便好了。

好像一雙戀愛着的男女訂了婚心裡才安定。剛才我還想和你令二妹決定一件事，（二小姐傾聽）得了你的同意之後，（稍停）打算送寶珊老伯到精神病院受嚴格的治療，（二小姐自知從前誤會，愕然坐下。）現在可用不着了。你瞧，老人家現在想吃想喝了，今天就是中日基本關係條約訂立的好日子，又是他老爺的好日子，我請諸位都去首都大飯店喝一杯！

吃酒！呵！呵！酒是我的好朋友，賈大夫做東，兄弟是不敢不奉陪的！呵！呵！

（衆人笑）

幕下

白 鴿 (獨幕劇)

人物：馬朝宗，戰地醫院護士，年卅五歲。

馬小駿，朝宗父，年六十三歲。

馬陳玉清，朝宗妻，年卅歲。

時間：下午二時左右。

地點：重慶治下某鄉舊家庭前廳。

佈景：鄉間家庭前廳，中擺長枱，置書籍雜物。

長枱前置方桌。旁擺四方木櫈。兩壁

掛有字畫，下擺木椅木几全套。

幕開

小駿站在廳中，玉清爲小駿穿舊灰布長

衫。

小駿：玉清，朝宗今天早上剛回來便去拜訪親

戚朋友。一會兒他回來，叫他等一等，

別再出去了，我有話對他講呢。

玉清：是。我對他說就是了。他剛回來便趕着

去找人，其實何必這樣忙呢。

小駿：我現在要到街上走走，買些茶葉和芝蔴

餅，這是朝宗最喜歡吃的。自從貪官們

來到重慶以後，吃得的，不吃得的都比

從前更貴。

玉清：他忙着出去還沒放下錢，老爺身邊恐怕

錢不多了吧。

小駿：我現在正想把那舊錶到隔壁同生當舖當

了。那些伙記一看見我馬小駿，就知道

我又要當錶了。

玉清：何不等朝宗回來，向他取了錢才去買

呢？

小駿：（擺手苦笑）不必，一年來當過六七次，

再當一次也不在乎了。我實在捨不得把

這錶讓給別人，所以當了又贖，贖了又

當。我將來給朝宗留下的就光有這一個鑲和那本宋版孝經了。（取出鑲看了一看）我現在出去了。（正欲出門，朝宗上）

朝宗：（穿草青色中山裝）爸爸，你想出去嗎？小駿：是。你都看過他們了嗎？

朝宗：差不多都見過了。他們都說我今早才回來便去看他們，太客氣了。他們又說我瘦了。（微笑）我說，過軍隊生活的都是這樣的了。我看他們都不比從前好過，都很苦似的。鍾老伯剛吃飯，我看見他吃的不是白米飯，却是花生麵羹菜皮。

小駿：（搖頭微嘆）唔。我出去一會兒就回來。（小駿取手杖由左門下）

朝宗：（坐下）玉清，今早你說前幾個月畫了的那一雙白鴿，拿來我瞧瞧。

玉清：我幾乎忘了。（她從長枱書堆中檢出一幅白鴿畫遞給朝宗。）

朝宗：（伸手）拿來我瞧瞧。（接過畫看）我真很愛這一雙鴿子。我記得老陳送給我的時候，說：希望我待病人應有白鴿一樣的溫順和平。我在戰地醫院當了一年多護士，常常記着他的話。（放畫在方桌上）唔，爸爸在上面題了「和平象徵」四個字，真確當。

玉清：自你出發當軍醫院護士，我們一天窮似一天，糧食天天漲價，所以不能不把這一雙鴿子放了。

朝宗：我也原諒你們。穀米價錢那麼貴（沉默片刻）但是牠們早就養熟了了的，沒飛過回來嗎？

玉清：起頭，我帶牠們到遠遠樹林放了，牠們又飛回來。我再放了兩次，牠們便不飛回來了。好像明白我們的困難似的。

朝宗：養熟了的動物有時比人還親切呢！玉清：我未決定放了牠們之前，畫了這一幅畫

留作紀念。（取桌上的書看了一會兒再放下）

朝宗：爸爸也捨得把牠們放了嗎？

玉清：他老人家說那雙鴿子是你最喜歡的東西，雖然窮到極點，餓到極點，也不肯賣，不肯宰。既然不能養活牠們，只有放牠們到林間去，所以我才決心放了。老人家又在畫上題了那「和平象徵」四個字。

朝宗：那一雙鴿子的羽毛多麼好看，說起來真有點捨不得。

玉清：可不是嗎！我和老爺都捨不得。可是我們實在不能維持下去了。

朝宗：可惜！可惜！

玉清：街尾黃二叔夫婦吃花生繡當飯不到兩個月都前後病死了。

朝宗：我們戰地醫院附近各鄉村都有同樣的情形，恐怕還利害呢。

玉清：老爺也常常掛念你在軍隊裡受苦。

朝宗：我們比士兵好得多了。

（小駿攜茶葉，芝麻餅上。朝宗和玉清迎上去）

小駿：你們坐。玉清快預備開水煎茶。把這包餅用小盤盛好才拿上來。

玉清：是。（接過茶葉和餅下）

朝宗：爸爸買的是什麼餅？

小駿：（笑）你猜猜。

朝宗：怎麼能猜得出來。

小駿：那是芝麻餅，你自小就喜歡吃的。

朝宗：（陪笑）老人家常常都記得我。

小駿：這倒不算什麼，做父親的自然關懷兒女。你去了一年，我和你媳婦沒有一天不掛念。今天早上你一回來便說不久還要

回去戰地醫院當差，我心裏很難過，

（誠懇地）我希望你不要再去了。

朝宗：上級只准告短期假，這是軍令，不能違

背的。

小駿：你細想想，我老了，風燭殘年，若是一天回去了，你媳婦一個人在這兒怎樣過活呢？只有令她受苦罷了。

朝宗：那可沒有辦法，只有順着命運罷了。在戰爭的時候，受苦是最平常的。

小駿：受苦是平常？看值得不得值。光說我，城裡的老藥材舖爲着這次事件倒閉了，所以不能不回到這兒老家住，從前舖子裡天天減價賣藥給那些貧病的人，這是保留祖宗的舊家風。舖子完了，這種事業也就辦不來了。你出去當護士，我問你能學我們馬家歷代祖宗那樣看待人嗎？

朝宗：我自認良心無愧。有時候，西藥，器械缺乏，沒有方法治療，也是常有的事，生死只憑命運罷了。

小駿：難道你們眼巴巴瞧着他們白死嗎？

朝宗：（搖頭）沒有辦法。有時爲着他們太過痛苦，而且沒有希望的時候，我們只有用

方法令他們早些兒死。（沉痛地）

小駿：（痛心地）用什麼方法治死他們？

朝宗：用藥品，若是手上有藥的話。

小駿：太不人道，那簡直是殺人的手段。從前若是這樣幹，是要按照謀殺罪處分的。朝宗：西醫也有不贊成這種手段的。但在打仗的時候，這是很平常的事呢。

小駿：我想這樣死的準是不少了。

朝宗：去年，我們醫院有二千多個傷兵，本來是可以治好的，因爲沒藥，白死了。裏頭有三百多個是用藥治死的。

小駿：那麼，你去當護士也有相當罪過。雖然你是奉上級的命令，你也不能把罪輕輕抹過。你妻子畫的那幅鴿子，上面有我題的「和平象徵」四個字。實在說，現在那一個不希望和平，那一個想捱餓受

苦。只有和人家和平，我們才有生路呢。

朝宗：老實說，醫院當局也太過了，有時有藥也不肯拿出來用。他們留下自己私賣賺錢，我們又不敢多說一句話。

小駿：你既然知道，還回去當差幹什麼？

朝宗：我受了命令是不能回去的。

（玉清捧茶和餅上，擺在方桌上，然後倒茶）

玉清：老爺，請喝茶。

小駿：（接茶向朝宗說）芝蔴餅比不上從前的了，我想你自小喜歡吃，我才買。

朝宗：（吃餅）好像有玉糖混在裡頭似的。

小駿：糧食價貴了，什麼吃的東西都比不上從前了。玉清你對他說說，自他出發之後，什麼東西不貴。

玉清：我剛才也對他說過了。

朝宗：我是知道的。

小駿：你說還要回去，我想從正義上看起來，

雖然有萬分不得不去的理由，也是不應該的。醫院裏害死多少可憐的士兵，當大官的都發大財，你說痛心不痛心。

朝宗：我們立過誓至死不變，若是不同去就是逃兵。

小駿：識時務者為俊傑，你太過拘泥了。

朝宗：我回去盡力看護傷兵，豈不是也是合乎人道的工作嗎？

小駿：你們隨便治死傷兵，簡直是劍子手。軍醫當局是主犯，你就是從犯。你不能把你的罪輕輕抹過。

朝宗：爸爸，你說的話太過了。

小駿：那兒的話。你不孝順也就罷了；你殺人，我就痛心。祖宗以仁厚待人，我不願意有一個不人道的兒子。

朝宗：爸爸說的話太過了。（生氣地站起來）我在醫院可算本著良心做事，而且得了

較深的關係。

小駿：你把殺人的事當做閱歷，當做經驗，真是豈有此理。

朝宗：爸爸老是說我犯殺人罪，我心裏豈不知道「仁愛」兩個字嗎？我有何能力可以挽救呢！

小駿：你乾脆脫離開那個地方，不就完了嗎？

朝宗：大局如此，不能因士卒受苦就不做事。

小駿：糊塗，你老是不肯脫離妄戰生活。你不知道保持國家元氣才是救國的根本方法嗎？

朝宗：唔。

小駿：你可以睜開眼睛看事實。你看汪先生的主張多麼光明正大，這才是愛國的偉人呢。我和他年紀差不多，可是他年輕的時候，已經做過轟轟烈烈的偉大事業了，我那時多麼佩服他。

朝宗：爸爸說的話是若給人家聽見可不得了。

（重新坐下）

小駿：我和你媳婦不是幾乎餓死了嗎？還怕死。玉清你對他說，我們餓的程度也够受了。

玉清：過去的事別說了。朝宗你真的別再去了。

朝宗：你們捱餓，我心裏也難受。我在前方何常不掛念你們呢。

小駿：你老老實實別再去了。我們打夥兒設法到和平的地方去，豈不是最好的辦法嗎？你的老朋友陳先生希望你看病人像鴿子一般和氣，我却希望你立刻負起和平的使命。

朝宗：這是令我進退兩難的事（低頭）

小駿：你真的太過拘泥。你應該知道如何應付目前環境才是，不應該去再作殺人的工作了。

朝宗：（沉思）無論如何，我是非同去當差不可

的。爸爸，可以賣了那兩畝祖遺蒸嘗的田，重新做藥材買賣，媳婦可幫忙着。我是決定回去了。（起立徘徊）

玉清：朝宗，你應該聽從老人家的話。你知道老人家和我自你出之後多麼苦。他把錢當了又贖，贖了又當，已經五六次了。今早你忘記放下錢才出去，他又把那錢當了，才買了茶葉和餅回來，爲着是你喜歡的。你知道我們吃的是什麼東西嗎？今早吃的白薯，是我們最好的食品了。（很悲憤地能進去拿了一塊花生麵，一個白薯再上）我們有錢的時候，吃這個（舉花生麵），沒錢的時候，吃這個（舉花生麵），這是什麼，知道吧？這是花生麵！（說完，伏在桌邊哭。）

小駿：玉清，別哭了。朝宗，你瞧你媳婦這樣苦還忍心離開嗎？

朝宗：（徘徊着）爸爸請你原諒我所處的地位，

我是非再回去不可的。

小駿：（興奮地）你這個不孝子！（拿起放在桌上的孝經）我這本祖遺宋版孝經，打算遺給你，一代一代傳下去，現在有什麼用處？（隨手將孝經撕毀，喘吁吁地）這一幅鴿子是代表和平的，你這盲從的人，也不必看了。（取方桌上的畫一幀撕破在地上）

玉清：老爺別太生氣了。

朝宗：何必這樣興奮呢！

小駿：你去吧，每年再治死二千人吧！最近我知道汪先生領導下的國府現在已經向英美宣戰了。東亞的解放，就在這件事的上頭，我要離開這兒準有一天能達到光明的地方的。反正，在家有兒子，也等如沒兒子。（瘋狂地取手杖向門外走。）

玉清：老爺，老爺，別生氣，有話慢慢商量。

(隨小駿出)

朝宗：(欲趕出，又回頭坐下仰天嘆息。一會兒玉清扶小駿回)啞。

玉清：(在門口裏)快來！老爺快要暈去了！

朝宗：(着急站起，趕上前)怎麼暈了！

玉清：他出門口不遂便摔倒了。我趕緊扶他回來。他不肯，後來我半扶半拖的送他回來。(小駿閉目，口中微微喘氣，朝宗爲小駿診脈)

朝宗：老人家太過興奮了。倒沒大關係，騙一會兒就好了。我們扶他進去吧。(兩人扶小駿走到堂門，朝宗玉清掩衙門。玉清掩門後，朝宗上)老人家清醒了，他揮手叫我出來。你進去服侍他好好的躺下罷。

(玉清下。朝宗在地上收拾破書破畫，細心整理好，看了一會兒，重新放在長枱上。又從桌上拿花生糖，瞧了一瞧，

嘆息了一會兒，放下。玉清站在房門口。)

口。)

玉清：奇怪！奇怪！

朝宗：什麼事？(很驚奇地)

玉清：我夢想想不到有這樣的事。

朝宗：不是老人家有什麼事吧？

玉清：不是。

朝宗：什麼事呀？(焦急地問)

玉清：那一雙白鴿又飛回來了。

朝宗：(露笑容)真的嗎？

玉清：真的。現在伏在裏頭窗戶口。見我也不怕，像從前一樣的熟。

朝宗：我進去瞧瞧。

玉清：不必。別驚動老爺了，我去取來。

(玉清下。一會兒取兩鴿上。朝宗迎上

去)

朝宗：真的。

玉清：你看牠們還和從前一樣，離開了半年還

飛回來。養熟了動物有時還比人親切呢。

朝宗：（望了玉清一眼，撫摸着雙鴿）多麼溫和，多麼好看。（稍停）咱們不再分離。

（仰天大聲）咱們打夥兒到和平樂土去。在那兒咱們才有快樂的生活，才有光

明的日子。玉清你進去看老人家睡了沒有。若是未睡，對他說請他放心吧。我隨他到和平區去。（玉清歡喜地下。朝宗站在舞臺中間）

幕徐徐下

到南京去（獨幕劇）

人物：李鑑，商人，年五十歲

李永文，鑑子，大學畢業生年廿三歲

李雪嫻，鑑女，永文姊，廿六歲老處女

黃三，聽差

地：華南某埠一大廈的客廳

時：下午六時左右

景：富家客廳，廳後一門通書齋。

廳左一門外通。廳內除普通應用傢具外，一茶几上置茶具。一書案上置文房用品及李鑑夫婦照片各一幀。廳壁懸李鑑夫婦及李鑑弟李銳大照片各一。

開幕：李鑾穿便裝由書齋上，坐下，從身上取出銀包數鈔票預備給兒子。他是家裡的

獨裁者。女兒和兒子是要絕對服從他的。論到花錢他最爽快，只要兒女們順從他老人家，他是絕對不會吝惜的。只是性情有些兒燥急，不能耐煩別人違背他的意旨。

李鑑：雪嫻，進來。

雪嫻：（自書齋上）爸爸，叫我有什麼事？

李鑑：你把弟弟的大衣取回來了嗎？那一打墨水筆和那十個錢放好了嗎？他到重慶去光是那十個錢就可以把旅費賺回來了。

（微笑）

雪嫻：兩樣東西都要候他回來，隨他自己放在內衣口袋裏。放在衣箱裏是要查出來的。

李鑑：好，糖和橘子可以放在裏頭，都拿來給

我瞧。

（雪綢下。李鐸抽煙。雪綢取各物再上。）

雪綢：（微笑）弟弟平常就喜歡吃這些。

李鐸：還算不錯，價錢可不算少了。（微笑）

雪綢：弟弟去了那麼久還不見回來，不知道事情辦好了沒有。

李鐸：不知道渡船是幾時開航的？

雪綢：是逢單日開的吧。

李鐸：唔。

雪綢：（聽見脚响到左門望。）大概是回來了。

永文：（由左門上，站在李鐸面前點頭。）爸爸。

李鐸：（點頭）票子怎麼樣？

永文：票子是——買了喇。

李鐸：拿來看看，（微笑，從永文手接過票看。）這是到上海的船票！這是怎麼一回事？（交票與永文）

永文：是的，這是到上海的船票。

李鐸：這是什麼道理？

李鐸：（沉着地）我要到南京去。在那兒我要做一番合乎良心的事業。

永文：我叫你到重慶去，你說要到南京去，這是什麼意思？（站起來）

永文：（莊重地昂頭）我不願意到重慶去。

李鐸：你叔父好好的給你在重慶找了一個科長缺，將來有的是錢，有的是勢力，在社會上多麼體面。現在又說不去了。（失望地坐下）

永文：（嘆息）爸爸，你不明白，我有我自己的主張。

李鐸：（站起來）你說你的主意給我聽。

永文：這幾天我想了好久。寧可令爸爸失望，我還是要本着良心做事。所以我決定不去重慶。

李鐸：（氣憤地坐下）那麼你決定不聽我的話了

。我預備了一萬塊錢給你到重慶去結交朋友，由此希望可以升了司長，那時候不是一個簡任官嗎？簡任官是從前的二三品官了。那是不容易得的。

永文：那種官引不起我的興趣。我決定到南京去。爸爸，算是白費了你的好意了。

李鑑：你說要到南京去，難保你不到上海快活去。你從前在大學組織什麼話劇社，跳舞會，這次到上海去也不過是想玩罷了。我可沒有那麼些閒錢。

永文：我實在是到南京去。在那兒我參加話劇運動爲大東亞戰爭而工作。我可不要爸爸的錢。

李鑑：我對你說，我的錢是怎麼來的。光是糖和大豆我已經賺了廿萬。這就是曉得利用機會的好處。你現在說要唱戲去，那能够有多少錢。我問你，你想得到什麼好處？

永文：講到錢那就不用說。我們在社會做事要是老是在錢上面打算，有些些高尚的，正義的事就沒人幹了。

李鑑：那兒的話，沒有錢，你的大學念得成功嗎？你的洋服雜得成功嗎？你打這個主意把我心裏替你想的計畫都打消了。你叔父給你找了好差事，費了多少錢，多少氣。你叔父沒有兒子。他當你是他的一樣看待。他和我弟兄兩人算是最不好的。你看，他待你多好，你現在說不去，他多麼失望呀！（坐下）

永文：我也明白父親和叔父的好意，可是你們還不明白國家現在的情形。國家向英美宣戰，人人興奮。我到重慶去，我心裏實在很難痛快，所以我決定了不去。母親從前在渝方爲着受了恐慌。嚇病了，不到幾天死了。想起來，就令我悲傷。

李鑑：她早有心臟病的。（望着亡妻遺容）你聽

我說，別到南京了。

永文：我從來沒有做過官，我實在不願意到重慶去。南京的同志候着我，要實行我們的主張。

李錫：這樣糊塗，放在眼前的好官不做，倒去唱戲去。我不明白你是怎麼想的。

永文：唱戲也好，演戲也好，反正我已經決定了。

李錫：永文，你想想，科長的地位高呀是唱戲的高？二十幾歲的人爲什麼連這一點世故還不知道。你們在學堂念書，可念糊塗了。現在買了那麼些東西，這些難道都不是錢嗎？你媽媽生前盼望兒子當大人物。你現在倒打了這個主意，可算是對她不起。我做了半生買賣豈不想兒子好好的上進。你要是孝敬父母的話，快快的別和我鬧別扭。你再多活幾年就知道我的話是對的。你要是不聽我講，

將來總要後悔。機會失掉了不容易再找。（說完，下）

永文：（躺在沙發上把雙足直伸，吐了一口氣）姊姊你給我把東西預備好了？爸爸給我買了的東西我可不能通通帶去。一個鐲一管筆就够了。其餘的還是留下吧。我從來沒有做過買賣。爸爸想出來的辦法本來是生財大道（笑）可是他老人家打錯了主意。他常常勉強我們。你記得媽媽臨死囑咐他別過於強迫我們。我想他是不能改的了。

雪嫻：你原諒他老人家年紀老就是了。

永文：我當然原諒他。可是我的打算已經決定了。

雪嫻：是的。做和平運動的工作是要不怕艱險，不顧一切才行的。你看我能去不去？永文：那雖然是好，可是要緩一步，而且老人家旁邊沒人。

李鑑：（笑上）別講話了，你到底怎樣？到底去

慶重不？

永文：我的主意是不會變的了。

李鑑：雪嫻，你剛才和他說的話我都聽見，你別隨和着他。他不懂世故，你應該提醒他才是。

雪嫻：他叫我不要離開你呢。

李鑑：那還好。（到書桌旁邊）

永文：本來女子也是要負起她的責任的。

李鑑：她去了也不打緊，就算我沒有兒子女兒就是了。你們不要我，難道我的錢沒地方攔嗎？你們打算你們的，我有我的打算。（說完在書桌抽屜取了些東西下）

雪嫻：還是不去重慶好。

永文：當然了。

李鑑：（自書齋突回）你們倆都要不得。雪嫻，你到別的地方坐好了。（雪嫻下，李鑑坐）。

永文：爸爸，你要原諒我，我真的要去南京了。

。國府向英美參戰，我是要做一番事業的。

李鑑：你要是不聽我的話就不是我的兒子了。

那一萬塊錢是不能帶走的。你到南京去，我要登報和你脫離父子關係的，所有財產你是沒份兒。雪嫻要走，我也不在乎，反正有人會來服侍我的，我的話一句不假。說話說的多，口也渴了。我給你五分鐘想。你要是聽我的話，可以倒一杯茶給我，就算你答應了我。不然，你就別倒好了。（很決斷地說完，站起來注視永文）

永文：（細想了一會兒，倒了一杯茶遞給李鑑）

爸爸請茶。

李鑑：（微笑着接過茶）這才是好孩子，明天再買渡船票。

永文：我是要到南京去的。

李鑑：（恨恨地擲杯）好，你現在可以立刻去，

不要在這兒多待一會兒。（鑑下）

永文：（坐下）姊姊在書房嗎？

雪嫻：（上，坐在永文旁邊）怎麼了，剛才我看

見爸爸很生氣似的。

永文：老人家脾氣越老越利害，我要去了，你
拿筆代我寫下幾個字。我有一點懶懶
的。

雪嫻：（至書桌取筆墨預備寫）你說。

永文：你寫——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稍停）兄
明晨下船赴申——申江的申，再由申轉
京。今晚寓平安飯店，（稍停）有嫻姊在
家侍奉兒甚放心。（稍停）尚望起居珍攝
，毋以不孝爲念，肅此敬請福安。兄永
文留稟。（說完，從書桌上取去父母照
片鄭重放在衣袋內與雪嫻握別下）

李鑑：（忽忽上）永文真的去了。好，他算是完
了。（由書桌抽屜內的一個信封取出遺

囑用火燒了，靠着沙發沉思）。

雪嫻：燒什麼東西？弟弟有信留下。

李鑑：燒了這囑。現在用不着了。我決定不要
他。拿他的信給我瞧瞧。（看信）

雪嫻：弟弟沒拿錢和筆去。起頭說每樣帶一件
的。

李鑑：東西是我的，他拿了才是強盜呢！

雪嫻：可是他倒拿了東西去了。

李鑑：拿了什麼？

雪嫻：拿了母親的照片和——

李鑑：和什麼？

雪嫻：和爸爸的——

李鑑：我的什麼？

雪嫻：你的照片。

李鑑：拿了我的照片！（驚奇地往桌上看）

雪嫻：是的。你不看見框子空了嗎？

李鑑：唔。（怒容漸斂，坐下）

雪嫻：弟弟的脾氣從小就是這樣的。你記得那

年你叫他到黃伯伯那兒拜年，他死也不肯去嗎？媽媽知道他的脾氣，所以臨死也對你說，請你別太過勉強他。不然，恐怕要鬧出亂子來。不料到今天果然有這樣的事了。

李鑑：唔，你媽媽就是常常順着他脾氣的。

（仰望妻子遺照）

雪嫻：弟弟的脾氣雖然是怪，可是倒有一點好的地方。

李鑑：有什麼好的？

雪嫻：就是始終對爸爸好，有孝心，臨走還記得拿你的照片。

李鑑：唔，是嗎？

雪嫻：我想爸爸還是饒了他吧。

李鑑：（擺手低聲說）別說了。

（聽差黃三敲門，李鑑命進來。黃三遞上信。）

李鑑：（看信後很悲切地）唉，雪嫻，叔父在重

慶給炸彈弄斃了。恐怕要回來了。盼望不要鬧大了才好。（仰望李銳照片）。

雪嫻：這就是到重慶去的結果，這還算好了，若是去了性命，可不是更不值得嗎？這樣看起來，弟弟的主張正是他高明的地方，何苦做無謂的犧牲。爸爸，你想想，對吧？而且叔叔回來知道爸爸和弟弟不和會多麼難過。

李鑑：（沉思了一會兒）這幾年雖然我賺了錢。可是嚇死了老婆，弄斃了弟弟，說起來還是不值得。當然有別人比我更慘痛的。雪嫻你給我拿大褂來。黃三，（黃三上）預備車子，我要到平安飯店去（雪嫻，黃三均露笑容）

閉幕

印翻迎歡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出版

和平劇集 第一集

作者 棄疾

編印者 廣東省宣傳處

承印者 中華印務局

地址：廣州市長壽東路

電話：一六七九七

00/000